

# 塑胶跑道地方标准当推“国标”升级

余宗明

## 今日论语

近段时间,各地毒跑道事件密集曝光。日前,浙江省发布了学校合成材料运动场地建设和使用的“新省标”,在国家现行7个指标基础上,新增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释放率(TVOC)、甲醛释放率2个指标;明确验收合格的场地要安排2个月以上的空置时间,并引入了“现场气味评价办法”。

浙江版跑道省标引入了“现场气味评价”,有些人条件反射般地质疑:严防“毒跑道”岂能靠鼻子?有这么多高精尖检测技术,干嘛要用这么“老土”的法子?

这其实是种误读:首先,规定学校跑道“先闻后用”,不等于只用鼻子检测跑道质量。此前北京等地多个

毒跑道明明胶味扑鼻难闻,可却动辄检测“达标”,此前央视还曝光毒跑道的生产内幕,揭示了很多毒跑道释放刺鼻气味的根源,这也说明闻气味并非是多此一举。何况,我国《食品安全法》中也“将感官性状异常”作为识别问题食品的重要依据,对毒跑道“望闻问切”又有何不可?

事实上,今年3月国内首个塑胶跑道工程建设标准——深圳制定的《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质量控制标准》中,也在对运动场地从原材料到验收全流程强制性控制的基础上,制定了现场气味评价方法。只不过,当时这并未作为新闻“爆点”引发纷纭聚讼。

浙江跑道“新省标”的出台,其实更关键的意义在于,一个“合唱团”的声音正在放大。深圳已出台超越国标的相关地方标准,上海市

质监局不久前也宣布全国首个塑胶跑道团体标准《学校运动场地塑胶面层有害物质限量》已通过备案,北京市教委也正会同各相关部门着手制定中小学塑胶跑道建设和监测标准,浙江也加入了跑道标准补漏的“合唱团”,这意味着更多塑胶跑道地方标准以“先行”姿态迈出了步子,这对国标与时俱进地升级也是一种倒逼。

现行涉及操场、跑道的国标,包括《体育场地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第6部分:田径场地》和《合成材料跑道面层》,因检测指标不完善和对具体生产过程缺乏监管渗入,对于毒跑道的管束已渐次失去准绳价值。以“毒”充好,却能在验收、检测等环节蒙混过关,也正因此,前不久,北京明确在其新标准出台前各校所有在建或待建操场暂停施工,

北京多所小学近日还“疑毒从有”将检测合格的塑胶跑道拆除。

跑道国标升级得考虑到普适性、效力层级等因素,得经过严密研究评估论证。有媒体就曾报道,它正酝酿修改,可其修改或难立马到位。相较之下,地方标准修订“船小好调头”,亦能因地制宜,也无妨先行探路,对辖地跑道增强约束。

各个地方自行制定跑道标准,虽然适合当地实际,但终究会面临所有体育场地间宽严各异的掣肘,并不能成为未出台标准省份的直接参考。以多地地方标准的先行实践经验为镜鉴,将好的标准管理经验“汇总”纳入到国标中,将全国范围内的跑道置于更严更完善的“新国标”约束下,是更值得期许的标准完善路径,也是地方自立跑道标准更深远的意义承载。

## 新民随笔

### 夏令热线

晏秋秋

一年一度,今天上午。

今年的“夏令热线”,上午正式开通。上海市副市长蒋卓庆受理了“邻声”APP用户的投诉,慰问了“邻声”团队的志愿者,还说:“邻声”应该成为政府和市民之间的快速纽带。”

今年,是本报第24届“夏令热线”。是本报与上海建设交通系统,联合主办“夏令热线”的第11个年头,也是本报与电台、电视台,联合主办“夏令热线”的第3年,更是“邻声”、腾讯大申网加入的第一年。

这么多年来,老百姓的诉求在变,政府部门的应对在变,媒体的环境在变,表达的方式在变。唯独不变的,是“夏令热线”那一份沉甸甸责任感。

一开始,大家都知道,“夏令热线”以监督类报道为主,是让政府部门直面百姓诉求的一个平台。渐渐地,参与主办的各方认识到,这也是一个让百姓了解上海这座城市正常运转背后努力的平台。最近几年,大家都意识到,原来,“夏令热线”更是一个探索基层治理经验、补好城市治理短板的平台。

到“夏令热线”来直面市民诉求的领导很多。韩正接完电话后说:“要把实事办好,把好事办实。”杨雄站在接听席前说:“发动全社会力量,走群众路线。”上海建设交通系统的各位领导,已坚持接听夏令热线多年。最近3年,区县长接听夏令热线,在上海电台轰轰烈烈展开。今天上午,就在蒋卓庆副市长接听市民来电后90分钟,杨浦区区长谢坚钢就走进了电台,直面市民。

市民对夏令热线的关注度是巨大的。“邻声”上对蒋卓庆副市长接听的直播,关注网友有6000多人。一个上午,12319涌入千余电话。今年的“夏令热线”,要持续1个月。结束之时,我们还要根据第三方测评,总结出市民满意度报告,直接交到市领导手中。

我们,生逢其时!

## “责令”信息公开是堂法治课

### 权威声音

王娜娜“被冒名上大学”事件,又有新进展。据报道,因河南周口市政府公开的调查报告中,未涉及当事人申请公开的两方面内容,即“被处分的9人各有什么违法违规行为、处罚依据是什么;联合调查组由哪些部门单位组成、合法性依据又是什么”,王娜娜向河南省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后者做出决定,责令周口市依法作出答复。

按理说,在一起争议性事件的调查

结果中,谁去调查的,处理了谁,为什么处理,都属于应该公布的基本信息。但周口市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然是只给了说法,没给必要的情况交代。不从满足申请人需求、便于社会监督的角度考虑问题,难怪公众不满意,上级部门也责令限时公开。

事实上,即使上级责令管用了,市政府按要求公开了,追问也不应停止。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实施多年的今天,公众想要依法获得正常、基本的政府信息,还要绕这么大弯子,非要上级政府发话不可,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对王娜娜事件的调查,也不应遮蔽对这件事的反思。上级政府

责令公开,有助于推动这件事情回到法治轨道上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责令”信息公开,是一堂很好的法治课。

正因如此,我们应该看到当前政府信息公开存在的普遍问题。现行条例尽管对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有“监督和保障”条款,比如“工作考核制度”“社会评议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但缺少明确的罚则。对违反条例依法给予处分,甚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也主要是针对不当的信息公开。对“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则缺少实质性约束。(崔士鑫 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

## 新民新语

### 90后去长征

曹刚

两周后,来自沪上17所高校的25名大学生,将从上海出发,13天内跨越五省,寻访于都、遵义、泸定、吴起,用脚步丈量当年红一方面军奋勇突围的部分路线,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

25个年轻人,是清一色的90后,年龄最大的出生于1991年,最小的刚过19岁。对8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他们会感兴趣吗?

印象中的90后,个性鲜明而多彩——用弹幕吐槽,靠直播社交,借“鬼畜”抒情;玩角色扮演,迷韩国欧巴,追胡霍CP……似乎很难和“长征”挂上钩。

本报发起这项活动,缘起于半年前。我和几个大学生朋友无意间聊起“重走长征路”,他们兴致勃勃,都想去。于是,建筹备小组,找合作伙伴,写策划方案,发招募信息,更多大学生踊跃报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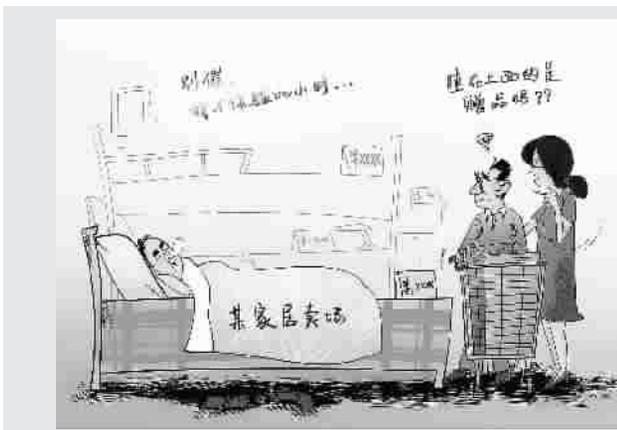
认识一些90后,优点多多:热情,爱冒险,做事认真,不怕挑战,喜欢尝试新鲜事物;也有通病,做事缺乏长性,吃苦精神不够,对历史不求甚解。比如活动面试时,两个女生在遵义长大,却坦言不了解长征;两个男生是红军后代,但说不出祖辈的一个长征故事。

关于长征,多数90后恐怕只是一知半解,甚至毫不熟悉。那更有理由去看看。出发,意味着改变的可能。这一路上,除了开阔眼界、结交朋友,他们还将重学长征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夜渡于都河、遵义转折、飞夺泸定桥、吴起会师——停留在书本上的词语,归来时能否走进他们心里,化成难忘的回忆和深入的思考?起码,可以与同龄人分享一些最基本的常识。譬如,究竟为什么要长征?

于都县委党史办主任曾懿华分析,在军事上,蒋介石发动多次疯狂“围剿”,控制军事指挥权的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实施错误战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伤亡惨重,深陷险境,若不转移,可能全军覆没;在经济上,苏区当时财政枯竭,长征也是必然选择。

两周后到于都,在长征第一波旁,听专家娓娓道来,愿他们牢记在心,不虚此行。



卖场午睡  
「家居卖场能体验,结果一睡一大片。蹭床午休不自觉,爱占便宜惹人厌。」在北京宜家竟有顾客在售卖场「蹭午睡」。有顾客反映,在朝阳区四元桥宜家购物时,看到有小孩在沙发上小便,而孩子家长并未制止。日前,有媒体记者探访发现,不文明行为比比皆是,甚至有情侣躺在床上接着看iPad。

曹一画

### 网视舆情

又是一年毕业季,最近很多高校都举办毕业典礼,其间由任教老师或校友等作的致辞备受外界关注。大致看来,这些致辞都会结合自身专业背景,表达对毕业生的期许,一般都会回答这么一些问题,比如走向社会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如何结合在一起,不少致辞都受到网友追捧。

这些文章为什么能走红,当然首先是作者说得好,比如中国政法大学王涌提醒学生不要在法治路上逆行,说有些校友坚毅地为法治理想战斗,他们是母校的骄傲。再比如厦门大学邹振东的致辞,解读毕业生要带走和大学的脐带关系,“这种脐带关系,最重要的是一种精神,那就是永远的批判精神。不迷信,不盲从,不崇拜任何东西。”邹教授对大学精神的

阐述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共鸣。类似的致辞试图回答一些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很难说这只是象牙塔中的“最后一课”,所有读过大学,或者有那么一点公共关怀的人,都能从中受到激励。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该如何过好自己的一生,大学精神在校内外如何延续,当很多人都对此感到茫然时,这些致辞无疑给出了回答。

不过,一篇致辞的走红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有一种批评就认为,有些毕业致辞低俗、媚俗,只为博学生一笑。比如邹振东的致辞,当初走红主要是因为里面提到不要随便叫一个陌生男人“老公”,客观地说,吸纳一些网络语言会有利于致辞的传播,但很难说这是一种自觉行为,

致辞者说出一些网络流行语可能纯粹出于互动,而非出于传播的考虑。而在传播过程中,一篇致辞从演讲现场到网络,会有不同程度的裁剪,这期间会受到媒体传播偏好的影响,媒体往往会选择网友熟悉的只言片语作为标题。而那些网络语言,很大程度上会主宰外界对一篇致辞的认知,斥其低俗甚至媚俗,大概就是因为只注意到标题所对应的致辞细节。

认真阅读那些毕业致辞就不难发现,一两个网络流行语不会拉低一篇致辞的格调,真正应该注意的是类似致辞的价值取向。譬如大学精神、法治理想等,在毕业致辞中阐述这些内容,无疑符合外界对高校的预期。但我也注意到有一些非主流的表现,

前段时间,某高校一学院在院庆期间邀请校友演讲,其场合和毕业典礼类似,据介绍,演讲者大学读的是哲学专业,在校期间学习成绩并不好,但毕业后创业获得成功。主办方大概试图打破外界对文史哲专业的偏见,该学院的领导依据这位学生今天的成功,认为教育者值得反思。

这个影响并不大的演讲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有人质疑:哲学系毕业生也能挣大钱,高校是否需要这样的辩解?倡导赚大钱这种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是否符合高校的价值取向?从高校各种重要场合的致辞可看出大学精神,也可一窥教育界的焦虑,苛责毕业致辞拼凑网络段子,不如批评那些倡导世俗成功的非主流价值取向。

## 高校致辞中的价值取向

何小手